

守望一棵老树

□孔祥秋

看到那棵老树时，我停下了脚步。

那树兀立在小河的那岸，周边有几座院落，已经残破得不成样子。这是荒了的一个村庄。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让我想去那里看看。河边有一条小船，可是已经搁浅在淤泥里，即使不搁浅怕是也不能摆渡了，因为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像一条臭了又被风干的咸鱼。水里模模糊糊可见两排炭黑的木桩，那应该曾是一座小桥，只是再也不见半块桥板。

一条船或是一座桥的破败，有时候不是因为无法承载什么，而是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承载。

寂寞往往是荒凉的根本原因。

再没有了街头巷尾的问候，再没了倚着院门的说说笑笑，那根曾经叽叽喳喳绕着燕子的房梁也在某个夜晚突然断掉了，紧接着是轰隆隆一堆破砖烂瓦的堆积。人们离开了，村子荒了。人气，是日出东方的朝气，是花开四季的生机。

四处看看，没有办法到对岸去。我就坐下来，望着那棵老树发呆，心里默默地想，还有谁会回来看看这棵老树？

在我老家那一带，若是哪个村子没有一棵老树，那一定是地薄人少，或是三五杂姓散居的小村落。小村人在三乡五里是抬不起头来的。在老树下长大的人总是胆气十足，穿街过市腰板挺得倍直，说话也高昂高调。

有古树的村子，人丁兴旺，日子红红火火。一棵老树是一个村子的灵魂。

老家的那棵老树在村子的最中央，不管什么季节，树下总有人。刮风下雨时，村里年纪最大的那位老人总要到那里转上几圈。冬天下大雪，一群年轻人不扫自家门前雪，总是先将老树下的雪一点点扫干净，一锹锹培在老树下。

人声喧喧，老树枝叶繁茂。最热闹的时候是霜降一过，庄稼地里少了农活，这时候的夜里，老树下摆一张八仙桌、两张太师椅，点一盏马灯，那乡间艺人大悲大喜的调子就响彻开来。

这些艺人，最爱到有老树的村子唱小戏，别的村子不过给三碗五碗的粗粮，这村子往往会盛大半袋子米面，还要有荤有素地管上几顿饱饭。有老树的村子，大气。

我那时还小，靠了树边的柴草听几句热闹就开始打盹，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小戏散场时已是半夜，邻居二爷爷抱着我，哐哐地踢我家的门：“恁家这儿是不要了咋？”

老家那村子，其实真像一棵老树，主街是干，那些小街小巷是粗粗细细的枝丫，一户一户人家是那枝上的鸟巢。树的四季，也是鸟巢的四季；树的日出日落，也是鸟巢的日出日落。

那年初来小城的时候，心里慌慌的，没着没落。夜里，常常独自哼唱起来。开始是低声低气的，慢慢高了嗓，最后就有些声嘶力竭了。

“问起俺哩家来 / 俺家也有 / 俺不是那少姓没有家名 / 高山上点灯照得远 / 大海里栽花有根横 / 俺哩家也不在此地住 / 黄河边上有门庭 / 祖上姓啥俺姓啥 / 一个姓氏传万冬……”

这是老家老树下听来的调子。男人愁了唱，女人愁了哭。

在小城里遇到那棵老树时，有些惊讶，这树竟然与我租住的地方不过几十步远。老树是在一个旧巷子里，四周簇拥的是同一姓氏的人家。这是他们的祖先栽下的树。这树，与他们的姓氏在这里一起生根发芽，一起成巷、成街、成村落，成小城的半边天。

老树，很老了，倾斜的主干，若不是一根粗粗的柱子顶着，怕是就要倒了。老人一样的老树，拄着拐杖，絮叨着旧时的风、旧时的雨。

这树，让我忽然明白了，我的惶恐是因为好久没有看见老家那棵老树了。

岁月枯荣，日子参差，无论如何放逐自己，偶然间会发现，情感的一角，老树一直在那里。这安安静静的庄严，供奉着自己的内心。

人，是要有一点守望的，没有守望，其实也不会有更好的出发和远方。

小村子没有老树，大村子古木参天。

一孔之见



春潮

□胡杨

迎春花
推开融雪
大地慢慢起身
竹笋
探头探脑
惊醒了蚯蚓
伸伸懒腰
为去年的诗
画上句号

老北风
回了回头
严令冰层死守
疏忽了
溪水的笑声
引得山川共鸣
乱了
乱了
世界不再寂静

油菜花
招惹了蜜蜂
麦苗赶来劝导
小草一声尖叫
惊落了露珠
一只蝴蝶
正煽动
蚂蚁们
暴走

烟袋锅
敲开了大门
催促种子起床
犁铧叫上耕牛
探访苏醒的土地
黄狗追着旋风
鹅鸭向主人报警
喜鹊一边搭窝
一边讨论虫子的行情

杨柳枝
沿河翻找
积雪覆盖的隐情
冰凌一身冷汗
交代了
冬天的阴谋
沉默的水车
又一次
慢慢地转动

啄木鸟
敲打着密码
呼叫燕子归来
孩子们
追着风筝
分割了天空
我的血管
澎湃有声
涌动起春潮

春天是从树枝上的一枚嫩芽开始的。

一场春雨，挠得大地痒酥酥的。树根在泥土里，安静地吮吸着，树干像一条高速公路，把大地的水分、营养慢慢地运输到枝枝杈杈，枝枝杈杈上就有了浅红或淡绿的芽苞，像从睡梦里醒来，翻了个身，真暖和啊！我要绽放，我要拥抱世界。

阳光柔和，像母亲抚摸婴儿的温暖的手。一棵树，周身沐浴在暖阳里，被滋润得劲健葱郁，高大敦实。

风很细，细细微微从天边吹来，像在棉花朵里过滤了，有毛绒绒的暖意。春风摇不动树枝，树枝很安静，但它能真切感受到春风吹拂的美好，温润如玉。

满树春光，就在这春风春雨及温暖阳光里，开枝展叶，尽情绽放。

不知什么时候，喜鹊在树上搭了窝，窝很小，数十根黑黝黝的枝条横七竖八地架在一起，像个玩具一样吊在半空。它努力地靠近春光，努力地接近蓝天白云，用明媚的阳光做一身华丽的羽毛霓裳。

麻雀一路追来，在一树春光里叽叽喳喳，纵情高歌。它们是望见了春光温婉的媚眼而来的，春光就像一簇火焰，把冬天的寒意驱走，麻雀灰扑扑的翅膀突然有了漂亮的油光，披一身朝霞，在校枝杈杈的春色里跳跃歌唱。

上了岁数的乡亲，常常坐着马扎、背靠着树、微阖双目，安静地负暄。春光从树上流泻下来，涤荡着乡亲们的身心。乡亲身体舒展、心灵活泛，青春气息在周边吹起层层涟漪。他打了个哈欠，举起双臂，把春天紧紧搂在怀里。

春光满树的时候，它的枝条是酥软的，常有顽皮的孩子折下枝条，双手捏着，扭一扭，抽出筋骨，做成吱吱呀呀的柳笛。小孩子站一排，鼓着小嘴，比赛吹笛，像在举行一个隆重的迎春仪式，直到吹落了夕阳，吹来了母亲一声声的呼唤。

在春光滋润下，树有了勃勃生机，不多日子，清香袭人，翠衣翩跹。站在树下或者远眺一棵树，如酒携来醉意，似茶浮起清香，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一树春光

□孙爱勋